

# 脚手架评论

王富聪著

香玉

花因情死  
夜當哭  
花乃情生  
愈去愈去  
惜人去  
便狂風

山东文艺出版社

# 聊斋影视评论

王富聪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聊斋影视评论**

**王富聪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邹平县供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 印张 226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5329—1075—X**

**I·981 定价：11.80元**

## 卷首缀语

袁世硕

这是一本专门评论《聊斋》电影、电视剧的评论集。

过去，有过许多评论某个文学家、某种体系的文学作品的专集，在电影、电视评论中，像这样的专集，恕我孤陋寡闻，好像还未曾有过。

事出有因。《聊斋志异》以众多的花妖狐魅的瑰丽故事吸引着读者，很早也就引起了戏曲家的兴趣，选择其中富有情趣的篇章搬上舞台。电影、电视相继问世后，搞电影、电视的艺术家，自然也不忽视，先后推出了几部片子。前几年，福建电视台和南昌影剧创作研究所看中了这部饮誉世界的小说集，携手拍制了《聊斋》电视系列剧。王富聪同志是搞戏剧评论的，长期在《聊斋》的故乡工作，对这部大型电视剧颇感兴趣，十分认真地收看、品评，陆续写了几篇评论，后来应制作单位的邀请，参加了有关这部系列剧的研讨会，就更加欲罢不能了。为此，富聪同志还特意回顾性地翻阅了多种过去出的《聊斋》戏曲、电影剧本，作为参考、研讨的资料。这本书稿所收入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对《聊斋志异》自然是读过的，为此被抬举，忝列《聊斋》电视系列剧的顾问名单中。电影、电视剧是综合艺术，与以语言文字为表现手段的文学作品不同，两种文艺形式的转化是个复杂的问题。

题。如果谈《聊斋志异》，自信还可以说出个一二，至于如何改编为电视剧，便心中无数，不得其要领，提不出中肯的意见，徒具虚名而已。

《聊斋》电视剧拍了48部78集，参与编、导、演、摄、剪的人员很多。艺术风格、质量、品位是不一致的。陆续播放后，说实话，没有引起轰动效应，观众反应不如《水浒》、《红楼梦》电视片。我忝居“顾问”之列，心里不免有遗憾、惭愧之感，意识到改编《聊斋》要比改编《水浒》、《红楼梦》难度较大。因为，《聊斋》不是再现性的，而是表意性的；不是写实的，而是运用了假借、比喻、象征等多种寓意手法。《聊斋》中许多篇是诗化小说，妙在意趣，落实下来，转化为具体的情节，就失去了原有的韵致，变得淡而无味。我甚至产生这样的想法：《聊斋》难于改编，至少是部分篇章难于改编。

读过富聪同志的几篇评论，我觉得原先的那种想法不对了。《聊斋》既然已经被改编成如此众多的电影、电视片，回避、退缩不是个好办法，更何况其中也有些改编得很成功，颇成功，即便改编得不很成功，不大成功者，也未必无可取之处，找出不成之处对今后的改编也是有益的。所以，事后要做的应当是一番认认真真的评论、研讨，从中引出一些经验、启示，《聊斋》可能会由难于改编，变为不那么难于改编，嗣后的改编者会造出《聊斋》影、视剧的新的辉煌。富聪同志的这一系列的评论文章的意义，正在于此。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其特质，但也有文艺的共同性。改编不同文体、作法、风格的文学作品，既要弄清被改编的作品的思想内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又要熟悉将要改

编成的那种文艺体裁的特点，适宜表现什么、不适宜表现什么，从而扬长避短，伸缩适当，较好地完成从文学作品向电影、电视剧的转化。但是，从总体上说，对各种文学作品的改编，都是将文字的叙述描写转化为可视性的动态图象，其中也有一些普遍性、共同性的问题，有一些彼此相通的法则。从这个角度说来，研讨《聊斋》改编的问题，其意义也不止于改编好《聊斋》这一部作品。这样一类作品的事情，对改编其他的古典名著也有参考价值。

譬如说，改编有个对待原著的态度问题，抽象议论是难于解决的。改编也是一种创造，“描红法”是不行的。但改编中的“创造”的实际内涵是什么？其自由度有多大？至今还没有做过确切的界说。富聪同志这些文章，几乎全是对具体的影、视作品的评论，没有对这方面的问题做概括性的论述，但从中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引发出某些足资借鉴的道理。对《雨钱》、《佟客》的评论，显示出这两个小喜剧的成功，在于改编者在原著的情节间架中，创造性地充实了具体生动的细节，增添了起烘托作用的配角，使主要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原有的情势得到增强，意趣发挥得更充分。对根据《局诈》改编的《良琴知己》，评论文章肯定了改编者将原本的一个平常的骗琴的故事，改造成为颇富哲理意蕴的作品，表现出骗琴者得琴比被骗者失琴所失去的还多，即失去了一位知音人。骗琴虽然如偷书一样是一种雅骗，原著作者的兴趣正在于此，但毕竟还是一场骗局，至多是使人可发一笑，而经过改编就生发出更深沉的意蕴，耐人寻思。这种改造岂不可说一种升华！评论文章对《陆判》中陆判为朱尔旦的妻子换头的情节的

改变，提出了批评意见：原著中的换头在神话意义上是改换容貌，犹如现在的美容术，朱尔旦的妻子被换了头，人还是朱尔旦的妻子，而在电视剧中，则成了另外一个女子——那颗头所属的女子。改编者改变了原著的优美的神话意蕴，节外生枝地要表现朱尔旦变坏了，“贪则生悲”，结果是使作品前后不和谐，导致不可思议：睿智、善良的神人陆判，怎么会为朱尔旦做不仁之事，平白地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女人，又使原先颇可爱的朋友陷于不义？可见，改造原著的情节又不是可以随意的，如果开始就遵循着原有的情节、精神，便应当遵循着原有的情节、精神规定的情势编下去，背离了便会造成本内在的逻辑的紊乱，如此等等，限于篇幅，不再列述。

电影、电视剧是多层次的系列工程，编、导、演、摄、剪，每个环节都会影响整部片子的质量。如《翩翩》，原著写得非常优美、空灵，电视剧是依原著的情节演绎的，增加了烟花柳巷的几场戏，也是应有之义，但整个作品却不大优美、空灵了。其原因恐怕在于从文字描写向视听影像的转化上，没有较好地发挥视听影像特有的功能、功用，过于平实、粗糙，乃至是拙笨。所以，研讨改编问题，还应注意影像艺术方面的问题。

不过，富聰同志还是发挥其擅长评论戏剧的特长，对剧情、细节、人物塑造等方面分析、评论，深细入微。尤其可贵的是，富聰同志的文章，重在分析，重在研讨，实事求是，是好是坏，都说出一番道理，与时下评论中缺乏分析的褒扬或贬抑的风气不一样，这才是评论的正道，这才有助于文艺的发展。

# 目 录

卷首语 ..... 袁世硕

## 聊斋电视系列剧评论

第一篇	评《贾奉雉》	( 3 )
第二篇	评《良琴知己》	( 6 )
第三篇	评《鲁公女》	( 11 )
第四篇	评《八大王》	( 15 )
第五篇	评《娥眉一笑》	( 21 )
第六篇	评《狐侠》	( 27 )
第七篇	评《司文郎》	( 33 )
第八篇	评《陆判》	( 38 )
第九篇	评《书痴》	( 43 )
第十篇	评《真假阿绣》	( 49 )
第十一篇	评《地府娘娘》	( 56 )
第十二篇	评《荷花三娘子》	( 60 )
第十三篇	评《水莽草》	( 63 )
第十四篇	评《雨钱》	( 68 )
第十五篇	评《荒山狐女》	( 72 )
第十六篇	评《西湖主》	( 77 )
第十七篇	评《骂鸭》	( 81 )
第十八篇	评《花姑子》	( 86 )
第十九篇	评《窦女情仇》	( 89 )
第二十篇	评《云翠仙》	( 97 )

第二十一篇	评《翩翩》	(104)
第二十二篇	评《金钏奇情》	(107)
第二十三篇	评《公孙九娘》	(111)
第二十四篇	评《仙媒》	(116)
第二十五篇	评《生死情》	(120)
第二十六篇	评《鸦头》	(123)
第二十七篇	评《狐仙驯悍记》	(127)
第二十八篇	评《瑞云》	(132)
第二十九篇	评《娇娜》	(136)
第三十篇	评《婴宁》	(140)
第三十一篇	评《袖中奇缘》	(146)
第三十二篇	评《鹦鹉奇缘》	(150)
第三十三篇	评《田七郎》	(155)
第三十四篇	评《冥间酒友》	(159)
第三十一篇	评《阿宝》	(161)
第三十六篇	评《封三娘》	(167)
第三十七篇	评《佟客》	(171)
第三十八篇	评《莲香》	(175)
第三十九篇	评《乔女》	(179)
第四十一篇	评《香玉》	(184)
第四十一篇	评《梅女》	(190)
第四十二篇	评《鬼宅》	(194)
第四十三篇	评《辛十四娘》	(199)
第四十四篇	评《无头案》	(204)
第四十五篇	评《细侯》	(207)
第四十六篇	评《连琐》	(209)

## 聊斋电视剧本评论

第一篇	评《杀阴曹》剧本	(215)
第二篇	评《青凤》剧本	(219)

## 聊斋电影(本)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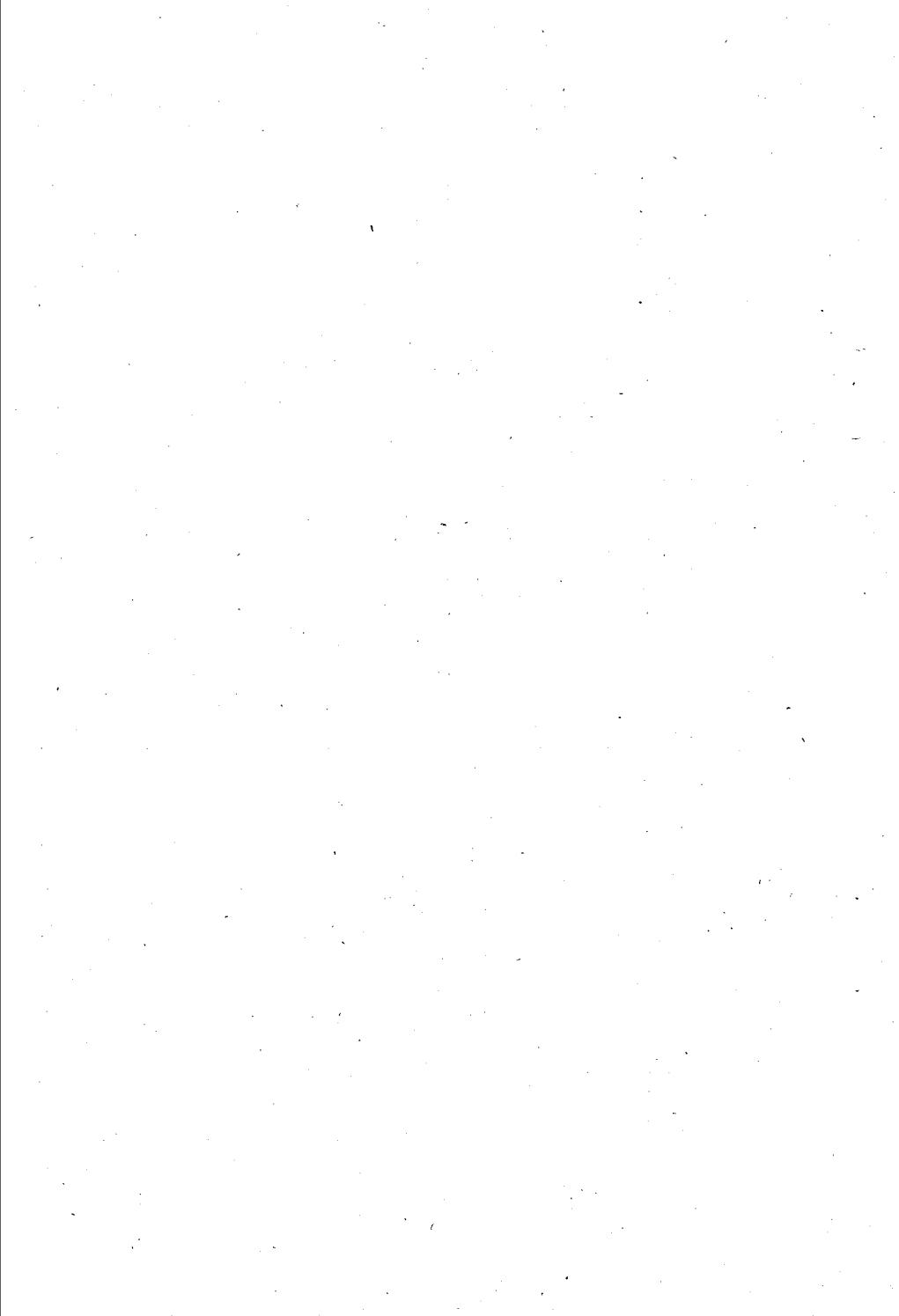
第一篇	评《画皮》	(225)
第二篇	评《胭脂》	(227)
第三篇	评《精变》	(231)
第四篇	评《鬼妹》	(234)
第五篇	评《碧水双魂》	(237)
第六篇	评《狐缘》	(241)
第七篇	评《古庙倩魂》	(244)
第八篇	评《金鸳鸯》	(249)

## 附录

聊斋电视系列剧剧目简表	(255)
1979年——1992年拍摄的聊斋电影故事片简表	(258)
晓晴：后劲不足的《聊斋》系列片	(259)
白沙：从尧舜说到《恒娘》	(262)
马介甫本事	(263)
田七郎本事	(266)
莫负青春本事	(268)
恒娘本事	(270)
聊斋电视系列剧部分编剧简介	(271)

后记	(274)
----	-------

# 聊斋电视系列剧评论



## 第一篇——评《贾奉雉》

两集电视剧《贾奉雉》改编的成功，是由于原作就是具有较高思想性的优秀篇章，故事腾挪跌宕，主要人物贾奉雉是一个意蕴深邃有个性特征的形象。从主观条件讲，如改编者对原作仅仅是摹写，也拍不出好的电视剧。这是因为改编者无论抱着多么虔诚的态度，甚至想逐字逐句地完全服从原作，也必须变动原作。原因很清楚，叙事性是小说的基本属性，电视剧从本质上来说，是排斥“叙事性”的。改编者只有加强戏剧性，才能使屏幕前的观众坐得住。当然，二者的焦点是共同的：对着人。在电视剧中，展现性格的重任是由情境承担的。换言之，假定性情境是展现性格的决定条件。《贾》剧改编者的聪明之处在于首先准确把握住原作中主要人物性格后，为主要人物设置了合乎其性格的假定性情境。《贾》剧对情境的设置，我认为是创造性的。

这里，还是先看看原作中的贾奉雉是个什么性格的人物。从原作中贾生的行动看，我想可分四个阶段。一、想入仕，但身未入仕；二、身出仕，心未脱俗；三、身入仕，心入不了仕；四、身心彻底出仕。换句话说，原作中的贾生是一个经历了对仕途由热衷、难舍，到心灰意冷；对功名由追求、留恋，到被迫舍弃；最后悟到“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终于走上远离浊世之路的知识分子形象。就其性格而言，可以这样讲：他追求过功名，却崇尚“学者立言，贵在不朽”；他热衷仕途，却不愿攀附名门贵戚；他企望爵禄，却要做个恤民清官。从原作描绘的贾生一生行为及其结局看，应该视他为一个品德端正，不趋炎附势的正直知识分子。《贾》剧作者的高明在于不仅运用电视艺术的表现手

段，忠实地完成了贾奉雉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而且，对这个形象做了一种新阐释。从而使该剧成为一部内容厚重、思想深邃、发人深省的电视剧。而剧中这种新阐释则突出表现在匠心独运地设置戏剧情境上。

搞戏的人都知道，情境包含的主要内容是环境、情况、关系。在电视屏幕上，为不使人物离开飘浮于其中的时代潮流，导演对环境、氛围的处理，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情况、关系，必须在改编剧本之时，改编者就得处理得妥贴、有力。所谓情况，实际上就是发生了什么事件；所谓关系，实际上就是面临着一种什么人物关系。具体看《贾》剧的情境设置。要使人物的复杂性格全部暴露出来，必须为其设置有力量的情境。比如郎生嘲讽御笔一事，可以讲产生了以下作用：显示作为神的郎生性格，贾生为此与郎生结识，愿拜郎生为师，贾生入仕后，巡访路经此地，心不情愿，却也不能不下轿跪拜，前后呈现鲜明对比；下了轿，才引出受理冯大人的孙子一案。由此而知，这情境的设置对开掘贾生的性格是多么重要。再比如，由于贾妻昏倒事件发生，才使贾生有入仕的决心。尽管他在批改学生字仿时，也因饥饿感到头晕，但并未有此念头。而是与他素日恩爱、患难与共，且有身孕的妻子忍饥挨饿的困境，才使他改变了不入仕的初衷。这情境不仅使贾生不单一的性格得到披露，使其行为的突转合乎情理，也为他后来惨遭充军发配，终于跃入海中，随郎生飘然而去做铺垫。再如，尽管贾生生活窘迫，却不愿为财欺骗大户。这不正显示了贾生坦诚、自重的品格吗？对贾生亲自审讯贾祥的事件，我认为更突出表现了贾奉雉耿直、坦荡的品行。原作写的是他受贾祥不轨行为的株连，现在这样改写，不仅可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使入仕后的贾生那不徇私情的个性更加鲜明，而且使观众更清楚这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后来被充军发配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对揭露那个令人诅咒的社会岂不更为有力？

前面讲过，改编必然变动原作。那么《贾》剧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又是怎么变动原作的呢？与郎生的关系，除了上面讲到的嘲讽御笔那场戏外，其他变动只是在场景上。“考场门前”、“祖坟前”等，不仅从屏幕的画面上避免了雷同，而且是在什么地方引出什么内容的对话，使观众印象深刻。搞戏的人知道，构成戏剧情境的最有活力的内容是人物关系。《贾》剧改编者为了成功地塑造贾生，剧中让人突出感到比原作更丰富的是，贾生与贾妻的戏加强了。虽说二者关系并非多么复杂、微妙，然而在原作中二者的“情”看不到，贾妻的行为就是随夫喜，随夫悲。而这“随”只不过是出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是贾家的人，死是贾家的鬼。《贾》剧就不同了，贾妻出场次数多了。关键的几场夫妻戏，由于编导处理得富有戏剧性，从而对完成贾生的性格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夫妻戏的第一场，贾生是既想中举，又不愿依郎生的主意，内心十分矛盾。贾妻这时有劝慰贾生的一番话：先依郎生之言入仕，后依夫君之理处世。这里不仅将贾生内心矛盾外化，使观众明明白白地看到贾生的灵魂搏斗，同时，还显示了夫妻情笃和贾妻的贤惠。当然主要的还是使贾生的复杂性格得到披露。再如贾妻将自己头上的簪子拔下，给长孙媳妇插到头上的那场戏，在表现了贾妻通情明达的同时，也将贾生处境的艰难显现出来了。又如庆祝龙儿周日的那场戏，贾妻一听贾生要奉旨外出巡视，立即变得愁容满面，欢乐的气氛被冲散了，这就使观众从情感上自然地同情起这一对夫妻，进而也就同情贾奉雉。这一切全起到了丰富贾生性格的作用。

此外，《贾》剧中增设了冯大人这个人物，我认为不仅必要，而且高明。在原作品中，贾生因刚直不阿触犯“朝中官”是虚写的，既无具体人，也无具体情节。《贾》剧的处理，不但将小说的叙述情节变成了戏剧情节，从而成功地完成了贾生性格的

塑造，而且通过表演，使贾生的形象十分鲜明。在冯大人和贾生的关系上，剧中加上了一层冯对贾有提携之恩的关系，改编者欲加强贾生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之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依我之见，这光洁点不见倒也罢，写了就要写出贾生心灵深处的波澜，现在看，该剧编导的处理似简单了些，让人感觉有这层关系与无这层关系并无不同。可是，从这个剧整体对这个人物的塑造看，还是让人感到贾生是一个十分重情义的人。按理，这里戏的开掘，远比贾祥一家穷做“戏”可取。而且由于贾祥一家人过多的表演，不但让人联想到《墙头记》，也令人有夺贾奉雉的戏之感。

由于贾生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必然带来主题的多义性：《贾》剧的主题，说它是抨击官场的腐败也可，说它揭露科举的弊端也可，说它揭示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也可……多义主题中的中心主题，我认为是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官场是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坟墓。

## 第二篇——评《良琴知己》

看过根据《局诈》篇改编的电视剧《良琴知己》，我感到它的改编，既不是袭效，也不是赝造，而是改编者将原作中稳秘自存的内涵进行发掘，还把他本人对作品的独特感受、审美评价，通过自己的艺术才情，使它带着新生命的色彩活现到屏幕上。他对原作中的人物性格进行了重新塑造，又换人物本是“异己”关系为“知己”，从而高超地变“揭露一雅骗”为“知音应相依”的题旨。

原作写的是一个外表风流高雅、谈吐潇洒脱俗的道士，为了

满足自己平生第一所好，不惜隐瞒身份，改换姓名，用钱买官，花了三年水磨功夫，终于从一个酷爱音乐、擅长弹琴，视自己偶然得到的古琴为连城之璧的李生手中骗取这架古琴而去的故事。由于原作采取了先果后因的惊人之笔，所以故事情节跌宕生姿，使人感觉小说很有趣味。

《良》剧改编者，尽管是在主要人物骗子——道士、被骗子——李生处于作品中位置的设置上没变，中心事件——“骗琴”没变，“先果后因”情节安排大致也没变的情况下进行改编的；但是，由于改编者对原作做了丰润、删削、变更，甚至对原作中主要人物关系，做了改弦易辙的艺术处理，于是使得该剧不但脱俗出奇，而且成为能引起二十世纪的观众思索的一部电视剧。下面就改编者做的只属于他个人的艺术处理，作个概述。

首先，改编者考虑到电视剧是直观性很强的一门艺术，从关注调动观众注意力出发，对该剧的“开端”、“中段”、“结尾”戏，甚至每一场、每一景，无不做到精心设置，令观众击节叹赏。比如开头第一场戏，改编者不但将原作中“琴现”的事件做了交代，而且，把原作中的第一自然段，即道士在买官、主动到李生家登门拜访前并未露面做了丰润：共有嗜琴之癖的李生与道士，一先一后见到了琴。李生获琴得意归家之前，道士先出高于李生买琴几倍价格请李生转让；见李生不允，道士不仅情愿将身上所有，换取这几分钟前还埋在土里，民工掘出后还只当成一段烂木头，李生仅用极少的钱买的这架琴，而且恳求李生：“小道平生，只此一好……”然而，得到的回答是“仅此一好，何止道长！”

这场经过对原作丰润了的戏，乍看平常，实则它的作用非同小可。其一，为后面的戏——道士隐瞒身份，用钱买官，任职三年就为得琴这个目的做了铺垫。使得道士这一怪诞行动增强了合理性、逻辑性。其二，该剧在情节结构上，采用的是“留扣子”、